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六

臨海誠齋金 鶚

釋貫

貫古通擯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貫瀆鬼神說文擯習也  
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擯瀆鬼神是貫與擯通也說文  
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擯  
之擯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釋詁貫習也亦作貫皆省  
文借用也左氏經傳皆古文許君學古文所引春秋傳擯瀆鬼神真古文也今本作貫後人所改  
說文又有還字云習也是擯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擯  
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還同擯从手習於手也還从辵習於反也慣从心習於心

也。要以从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  
手爲正。

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

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玩詩意當以魯詩作宦爲正。毛詩作

貫古文假借也。故徐邈音宦說者解爲習損失之矣。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

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

者注云貫身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

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

關也。孟子關弓作彎。貫關彎聲皆相近。故三字並通。貫又通母。說文母穿物持

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

作貫。假借通用也。

正鵠考

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康成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云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

則張布侯而設正也

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注亦云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孔疏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

朱子章句用鄭說後儒遂皆

從之鵠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

鄭君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此說非也但言射則賓射鄉射亦在其中矣

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侯中之的，名之爲正鵠，以示中者之必在於正直也。鄭注射義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

出自此也。鵠與桔聲同。爾雅釋詁云：桔直也。桔轉聲爲

較，故釋詁較亦訓直。

較與覺聲同。緇衣引詩云：有桔德。行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毛傳覺

直。鄭注天官司裘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所以直己志

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其注射義則云：鵠之

言桔也。桔直也。然則鵠本當作桔，或作較，其作鵠者古

字假借耳。鄭司農司裘注云：鵠鵠毛也。賈疏駁之云：案

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但

後鄭又解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鵠小鳥而難中

是以中之爲雋

古字鴉與雁通鵠與鶴通鴉鵠鴉鵠也鴉鵠並非小鳥賈疏引淮南子鴉鵠

知來此當爲鴉

鶴誤作鵠也其注大射又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

題肩爲正後儒因謂正鵠皆小鳥之黠捷難中者此說

亦非正鵠二鳥不類經傳未見有連言者且古人果取

義於鳥則侯中必畫此鳥乃皮侯獸侯以獸爲之而反

取名於鳥不亦繆乎采侯中不畫鳥而以鳥名不亦妄

乎正鳥屬之賓射鵠鳥屬之大射又何所取義乎故知

正鵠之名但取正直之義而已正直二字義同易文言

云直其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正是也是直也从日正

音古

是與寔同卽與直相近

蓋直則必正正則必直故連言曰正鵠兼

取正直正屬內志直屬外體對文則別也單舉之或曰正或曰鵠正直皆兼志體散文則通也其義一也凡禮射皆當正直則正鵠之名諸射皆同不宐大射賓射有別如鄭所云也且大射賓射旣別則燕射亦宐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

皮侯采侯也

正錫本取正直之義正字當讀如字釋文

不出正兮與成甥諸韻叶故讀爲征殊不知古無四聲詩中平去爲韻者甚多正亦何必讀征乎

小爾雅

雅云鵠中者謂之正

戴東原駁之謂正鵠之分未之考矣蓋主鄭說而不知其非故考工

記圖亦誤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

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  
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  
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  
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  
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  
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



朝大夫同

本考工記鄭注及司裘注

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

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

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

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惟二尺

曰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

以考工記鄉射記考之並無十尺侯四尺鵠之制且鵠以

尊卑而別不宜築說四尺鵠居侯中十之四而正乃半於鵠亦自不合正亦謂之的亦謂之質質正聲相近也乃謂正中又有質不見經傳況質僅四寸其裨甚小安能必中乎然亦可見正在鵠中

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

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

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

而賓筵篇言發彼有灼灼卽正也外體之直不如內志  
之正射貴中正所以示人修身以正心爲要此先王制  
作之精義也鄭注考工記采侯云正之外方如鵠內二  
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注射人  
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

玄與黑不同此  
玄字當爲黑

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緣其外皆居  
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

中二尺朱色其外  
四色合爲四尺

所謂中二尺

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  
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  
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

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鵠蒙上  
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  
與棲皮之鵠異今案采侯之中專名爲正絕不見於經  
鄭爲此說者由誤解射人而然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  
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  
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此經有豝  
侯而大射儀有豝五十其爲大射甚明鄭注云士以豝  
皮飾侯大夫以  
上飾侯以雲  
氣是曲說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與彼正合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豨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其豨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豨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曰王大射此經文自下注腳矣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以此節爲賓射考工記注引射人之文又云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豨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

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  
豻侯乎郎必指爲賓射誤矣至以五正爲五采之侯三  
正爲三采二正爲二采是謂侯中之正也夫正在侯中  
一而已矣安得有二又安得有三有五以采爲正說其  
牽強況如其說則五正當次於三侯之下方爲以類相  
從乃于樂節之下忽又言侯中之正錯襟並隔徧考諸  
經無此文法其誤甚矣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  
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以將棄矢此云  
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  
大夫與士同此解正爲樂節中正射之則其說視鄭注

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棄矢果如其  
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  
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  
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云不鼓不釋  
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  
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  
以聽也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棄矢則  
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  
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棄矢但  
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

也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敖氏不知經誤故其說不可通鄭解鄉射樂節最得而不知以此解射人乃指爲采侯之正殊可惜也學者須知賓射設正實無經典可據斯正鵠之制可知矣

宗廟會同解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眾頰曰同朱子從之鶚竊以爲非也古者

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爵弁

玉藻云諸侯玄端以

祭鄭君讀端為冕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己此說非是詳諸侯祭服考又禮記

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鄭注云弁爵弁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

案此說亦非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鄭委辨之貌也士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戴東原曾辨之未有端

章甫者章甫即周之委貌弁而非冠

鄭君以委貌為玄冠非也戴東原辨

之詳

大夫以上之朝服也

士朝服玄冠

公面華言願為小相

特是謙辭其實是為上相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服冕

而服章甫乎其不一也諸侯祭祀凡在廟者無非相

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

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會同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今



以宗廟之事爲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二也

夫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

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

鄭注眾類曰同卽周

禮殿見此惟盛世有之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墀上

張赤帶陰羽孔晁注云王城旣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

禮記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卽在此時

詳會後同考

宣王亦有之車攻詩序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返車徒勞

復者對成王而言也

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煌煌大典非易有也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

言會同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西華欲爲諸侯之相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爲天子之臣周官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然相王亦卽相侯氏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此擯者卽太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可知相諸侯者卽

天子之相未聞有諸侯之相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

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而已

見觀禮篇末宮謂壇壝宮

其在四時常

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

見周官大行人職

亦不過立

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

鄭注司儀云入贊禮曰相

蓋天子

與諸侯尊卑不同故惟天子有相而諸侯不敢有相也

公而華旣願爲相豈但爲隨行之介哉或謂公而華欲

自爲諸侯以相天子之會同無論古無諸侯詔相天子

之禮公而氏亦必不如此僭矣也

時文有謂公而華自爲諸侯相天子之宗

廟會同者艾南英極稱其確閻百詩詳辨之當矣宗廟亦言祭祀則非

果然夫子當不特

哂之且必斥責之矣何反許之乎其不合四也且諸侯

會同於天子卽使有相亦必冕服覲禮云侯氏裨冕

公衮

侯伯鬻子男  
纁謂之神冕

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纁

纁與無繫露又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纁有繫露然

則諸侯之介亦必冕服可知周官司服云孤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

服鄭注云自公之衮冕及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

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

而朝天子亦必冕服更可知矣有孤之國若以孤爲上

介服衮冕無孤之國卿爲上介服玄冕

本王制  
孔疏

豈有服

章甫而相王朝之會同者乎其不合五也時文有謂會

同行於宗廟中者宗廟之事不作祭祀解其見自卓

注

翁評之謂如字方醒此卻不然上文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此二句明是平對亦用如字何邪須知集注以如字爲更端之詞猶如不可求如爲轉語詞也如字豈必指點之詞乎

但仍以爲時見殷同之禮則當行於國外竝不在宗廟中閻百詩曾駁之以爲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其說固是然不知集注之非則亦未爲得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

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繫辭傳云二人同心其證也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灘沮會同孔傳云灘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不可言會同乎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

如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

皆兩君相

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

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

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

周官或言會同或言大會同不言大是小會同也王朝會

同有大小侯國會同亦有大小詳會同考

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  
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  
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  
於天子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  
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  
而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  
夫子嘗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  
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

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  
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

如字乃指點  
辭非更端辭

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

紹擯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

卿如襄公如晉孟獻子相鄭伯如晉子西相是也孔子

非正卿而夾谷之會以孔子相蓋爲其長于禮故使

攝行之史記所謂猶古制也鄭注司服云諸侯自相朝聘

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賈疏云聘禮主君待聘者皮

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宐朝服凡朝服卿

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爲弁制正自相

宐也諸侯會同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

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臣從君于王朝得與君同服

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



等差

卿大夫玄冕與君禕冕不同

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

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則亦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服朝服以聘使得專爲賓禮空優崇其下有介服空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則朝服其禮一也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明矣會同主兩君相見說上下文無不合先儒由未明會同之義擯相之服故一往舛錯皆不可通也

七十曰耄說

耄之說不一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竝以

六十爲耄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竝以七十爲耄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璞注及說文釋名竝以八十爲耄孔沖遠詩疏云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云耄之年齒無明文邵二雲爾雅正義則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耄九十曰耄今本脫曰耄二字錢少詹大昕經史答問宗之近高郵王氏伯升經義述聞述其父懷祖先生之說據釋文以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爲後人妄加及孔疏耄無明文極辨錢說之非誠爲卓見然於耄之三說猶未曾考訂而得其當也鶚案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耄其作七

十曰老者乃後人妄改或轉寫脫誤非古本也射義云耆耄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此耆耄旄期次序與曲

禮同

釋文旄本又作耄是旄期卽耄期也

故鄭注及釋文皆引曲禮以解

之

釋文全引曲禮鄭注於旄期引曲禮文而於耆耄但云皆老也蓋以旄字與耄不同故必引其文耆耄文

與曲禮同故省之

耄次於耆之下旄之上其爲七十甚明古人

稱年齒必有序未有越次而言之者周語召公諫厲王云耆艾修之後漢書明帝紀云有司其存耆耄必以次序言之皆七十曰耄之證也若八十曰耄則六十之下不得越七十而言耆耄也若六十曰耄則旣言耆何又重言耄乎六十曰耆經有明文何得改爲耄乎且年方

六十安可遽稱爲耄乎釋名云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方言云眉黎耄齡老也郭璞注云黎言面色如凍黎齡言背皮如齡魚大雅云黃耆台背毛傳云台背大老也耄與黎齡並稱皆爲大老可知故易言大耋大耄猶大老也六十非大老則不得爲耄明矣八十雖可稱耄然旣曰耄安得又曰耄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耄可知耄爲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耄大雅板篇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是毛公旣以八十爲耄必不復以八十爲耄矣今本作八十曰耄或後人據他書改之也夫老者艾耆耄耄期之總名也說文老从人

毛匕言須髮變白也人生五十始衰須髮已變故謂之

艾曲禮釋文云艾謂蒼艾色也

孔疏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

艾

卽所謂斑白亦卽所謂二毛

杜注左傳云頭白有二色

左僖二十二

年傳云君子不禽二毛又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杜注云胡耆元老之稱孫炎注爾雅云耆面如

凍梨色似浮垢

舍人云色赤黑如狗以狗擬尊長是大不敬也

詩言黃耆台背

方言耆鮐連文則耆與耄相當色似浮垢卽面如鐵色

也胡與遐聲相轉遐者久遠也胡耆者歷年久遠色似

浮垢也故杜解爲元老

孔疏引證法係民耆艾曰胡非也

元老猶大耄

也傳言胡耆尊於二毛則二毛卽五十之艾可知矣周

官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

中庸燕毛亦此義

老者有二毛故曰毛然則五十固可稱老矣

玉制言養老謂五十養於鄉又云五十異糧又云五十杖於家又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以五十爲老者也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下言老者衣帛又稱西伯善養老而云五十非帛不煖亦以五十爲老者也五十已稱爲老六十更不必言又何待七十始曰老乎人生以百年爲期然不必盡百年也五十以下爲夭折五十以上爲壽考約而言之壽有三等百歲爲上壽八十爲中壽六十爲下壽魯頌所謂三壽也

鄭箋云三壽三卿非也朱傳謂未詳始亦有疑于鄭之說

與

人自少而壯而老分爲三限

論語君子三戒如此少亦曰弱孟子所謂老弱

也

惟少則三壽皆同壯老各異上壽三十至六十爲壯

七十至百歲爲老中壽三十至五十爲壯六十至八十

爲老下壽三十四十爲壯五十六十爲老是則上壽七

十始衰爲老中壽六十始衰爲老下壽五十始衰爲老

天下下壽最多中壽已少

杜少陵詩云人生七十古來希此說誠然試觀孔子大聖

僅享中壽顏子大賢不免于夭推而上之武王年止六十有七又上至于唐虞大舜亦止百歲然則謂古人多

壽者非也古人壽算亦與今人同

上壽尤罕觀故養老之典必始于五

十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耆已訓爲老蓋以中下

壽爲率也

經義無所不通以下壽言艾爲蒼艾色以中壽上壽言則艾訓爲治釋名五十曰艾艾治

也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曲禮釋文亦載二說以  
中下壽言耆訓爲老又訓爲指指事使人也以上壽言  
則耆訓爲至漸至老境也又中下壽  
耆訓爲鐵色上壽則耆訓爲老也 若七十曰老則惟

上壽可言經文何必舉極難得之人以爲率乎若謂經  
文數十年至百年是明以上壽爲言則又不然觀其于  
八七九十不以十年而殊稱而統稱爲耄可知非專言

上壽也鄭注云耄愴忘也

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  
荒卽愴忘之義漢志作既荒

說文從之既爲目昏兩目  
昏眊則心之愴忘亦可知

人至愴忘則精神已惑不過

十年必外安能延至二十年之久乎乃知八十而耄者  
以中壽之人言也九十而耄者以上壽之人言也經統  
通三壽而言何得專以老屬之七十乎且老之名自八



十以上至百年或壽踰百歲亦無不可稱說文以毛髮之變訓老其變亦不一始而微白繼而半黑半白後乃純白再後又變爲黃魯頌言黃髮台背又言黃髮兒齒大雅言以祈黃耇

黃言髮耇言面色

儀禮士冠禮祝辭言黃耇

無疆可知黃髮爲大老之徵也許君言須髮變白特大略言之耳爾雅釋詁云黃髮齟齒台背耇老壽也說文云壽久也是壽之最久者稱老也釋名云老朽也人老之至精神內枯如木之朽則老去外不遠矣若謂七十曰老似八十以上不得稱老也說文云考老也老考也考有成義物老則成人亦如之又考爲父祖爲王考老

訓爲考者亦以有子孫能事父祖也然則人自五十至  
百年無不可稱老老誠艾耆耄耄期之總名也老不可  
專屬七十則七十曰耄無疑矣曲禮在漢時已有二本  
凡傳注字書言七十曰耄者所見真古本也其謂八十  
曰耄六十曰耄者所見之本卽今本也孔沖遠謂耄無  
正文未見古本故云然耳然真古本至唐猶存徐彥公  
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耄與  
此異也李賢後漢書注云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耄  
此二人所見之本乃真古本之傳于唐者而徐彥反以  
爲今本與古本異始未能考訂其是非也竊思古本七

十日耆後人改爲七十曰老者蓋以孟子王制皆有耆老之文又孟子老者衣帛食肉一作七十者衣帛食肉又左傳公羊傳皆有耆老之說意謂六十曰耆則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曰耆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不知老爲高年通稱耆耆字皆从老故皆以老字足成其文耆老猶言老之耆耆耆老猶言老之耆耆耆老亦猶周官言老耆也桓公年方七十故曰伯舅耆老若老爲七十耆爲八十或六十豈宰孔不知桓公之年而爲是兩岐之詞乎孟子王制言耆老此爲凡老者之通稱舉六十以該其餘也若謂六十

曰耆七十曰老豈大王之屬老者而告之不及於八十以上者乎王者養耆老以致孝當更隆于耄期之人豈反不及之乎七十衣帛食肉是以七十該五十一作老者衣帛食肉是五十以上皆可稱老豈專以七十爲老乎夫然七十曰耄之改爲老其說必不可通也王氏但知八十下有曰耄二字之非古本而不知七十曰老之非古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棟梁解

棟梁之義自來未有確解或混梁于棟或混櫓于梁或謂棟橫而梁縱或謂棟梁皆屋之覆者此數說皆非也

案爾雅朵廡謂之梁說文云朵棟也列子雍門擊歌餘

音遶梁欂莊子作梁麗注云一日屋棟唐韻集韻因皆

以欂爲棟

欂梁聲相轉欂卽梁也列子言梁欂重文也

是混梁于棟也不知

梁與棟異棟爲屋脊其木必直而梁之木則微曲如橋

梁然故謂之梁小雅三星在罍毛傳罍曲梁也

爾雅云凡曲者

爲爾雅言朵廡謂之梁廡與罍聲相近蓋梁曲如罍故

名朵廡也班固西京賦云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應龍

虹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可知梁與棟異矣且遶者周

圍之義梁上有短柱

論語山節藻梲包咸注梲梁上楹也梲一作椽爾雅朵廡謂之梁其上楹

上楹謂之椽郭注侏儒柱也釋名椽儒梁上短柱也椽儒猶侏儒柱短故以名之

則梁木四圍

空虛故可言遶若棟則三面皆實豈可言遶乎梁之非棟明矣戰國策云蘇秦頭懸於梁此梁在室中是凡橫木皆謂之梁棟得與梁通然棟可通稱爲梁梁不可通稱爲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梁非居中安得謂之棟乎然則以梁爲棟者非也公會大夫禮公當楹再拜鄭注云楹謂之梁是混楹于梁也不知爾雅楹謂之梁此楹爲楹字之譌上云秩謂之閔根謂之楔下云樞謂之根閔楔與根皆是門材則梁非堂上之材可知釋文云楹本或作楹說文訓楹爲門樞之橫木與爾雅合楹當爲楹明矣

楹之爲言冒也所以冒根與樞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

則物當檐鄭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日檐

前曰戾然則正中之橫木曰棟棟前之橫木曰檐檐之

下有梁梁所以持檐上有短柱以承夫檐

檐上有梁以承檐一曰檼

檼之木直梁之木曲檐之木小梁之木大

檼上承檼檼以覆瓦

其木空直梁在檐下故可曲以爲容也檼非屋脊其木宜小于棟梁與棟皆爲大木以兩檼最大梁所以持檼也

是檐與梁判然兩物雖橫木皆可稱梁要是通義非

正義也鄉飲酒注云檐前梁也此以橫木通稱爲梁而

檐爲前梁曰前梁則非正名爲梁可知然則以梁爲檐

者非也邵二雲爾雅正義云堂上之梁大而居中其前

橫列者爲檐又謂梁縱而檐橫不知此今之梁非古之

梁也今之梁縱古之梁橫今之梁有二古之梁則一何以知之二梁縱列當有四楹而古之堂上惟有兩楹不得有二梁縱列梁與衡通衡與橫通又可知其非縱也喪服四制諒闇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正以梁與楣同爲橫木故楣可通爲梁若梁縱而楣橫不可通稱矣然則謂梁爲縱列者非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謂棟梁皆屋之上覆者並非大木然左傳云棟折榱崩魯語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檀弓云梁木其壞淮南子主術訓云木大者以爲舟航柱梁韓昌黎進學解云大木爲杗是棟梁爲大木非屋之上覆者明



甚程氏據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因謂棟梁所用者細枝可證其非大木不知此細枝對大根而言非最細之枝也古者棺槨最厚最大當用八片合就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可知其非四片合成矣然或每面三四片則棺不固故當八片合成也檀弓言柏椁以端端頭也用柏木之頭爲之長六尺此謂天子之椁每片廣六尺大棺之廣每片當三尺五寸諸侯椁每片廣五尺大棺二尺九寸大夫椁每片廣三尺六寸大棺二尺是棺椁之材固甚大也詳棺椁考大根徑有七八尺或六七尺方可以爲棺椁凡木兩旁須削去其皮及其不直者故椁廣六尺木約當八尺則其細

枝之徑當有一二尺豈不可爲棟梁乎棟梁徑有一二

尺豈不可謂大木乎且莊子此文其上云結駟千乘隱

將蔽其所賴賴蔭也其枝所蔭干乘可隱而芘焉則其枝甚長不知若干

丈其徑又不止一二尺矣下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夫禪

傍棺也麗梁也麗曰高名名之爲言大也凡言名山名

大也林西仲以爲三圍二尺七寸四圍三尺六寸鄭注

高明之家非是云中人之扼圍九寸此圍字時以徑一圍三約之圍二

尺七寸徑九寸圍三尺六寸徑一尺二寸棟梁之爲大

木又甚明矣程氏以三圍四圍若屋之上覆者其材安

有三圍四圍者乎程氏又謂鄉射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可知棟非極之橫材梁非持楹之材也然記云射自楹閒物長如筈是堂之物當楹者正當楹也誘射由楹外者以物在楹閒故不鉤楹內而從楹外以進於楹閒也下云司馬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亦可見物在楹閒若物在楹南則不必鉤楹矣况鄉射侯道五十步必正當棟與楹侯道方有準則若謂極南至於楹皆謂之棟楹南盡於承霤皆謂之楹亦謂之梁此程氏說而物在此閒何以爲五十步之準乎程氏又據上棟下字以待風雨謂非屋之

覆於上者鳥在其待風雨也不知棟宇是舉兩頭以該中閒有棟宇則榱桷茨瓦皆有所傳可以待風雨矣且宇非梁也說文字屋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宇之非梁明矣如程氏說何不云上棟下梁乎然則謂棟梁爲屋之上覆者尤非也又案爾雅棟謂之桴棟在屋中至高之處故有桴名桴之爲言浮也說文云桴眉棟名一本無徐鍇繫傳云桴謂屋前後檐橫棟也眉檐同也邵二雲云檐之橫梁爲楹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棟耳然經傳言棟者皆指中棟未有以楹爲棟者也說文云棟極也極亦訓爲中

也北極居天之中皇極居九疇之中皆此義也楹不得  
謂之極亦不得謂之桴豈可通稱爲棟乎說文眉棟眉  
字當是傳寫誤衍而繫傳妄解之也班固西都賦云荷  
棟桴而高驤則桴爲最高之棟明矣又說文云薨棟也  
釋名云屋脊曰薨薨蒙也在上覆蒙屋也韋昭注晉語  
杜預注左傳薛綜注西京賦李善注雪賦竝以薨爲棟  
夫薨字从瓦而聲與蒙相轉是瓦之覆蒙屋上者爲薨  
也若是屋棟其文何以从瓦又何有覆蒙之義乎左襄  
二十八年傳慶舍猶援廟楹動於薨惟薨爲覆楹之瓦  
故攀援廟楹之題得動其薨

此言其多力掣一  
楹而屋瓦皆動也若以薨

爲棟大公之廟最淡棧題之去棟當有八丈

詳廟寢制度考

豈

能援題而動于棟乎晉語云譬之于室旣鎮其甍矣又何加焉惟甍爲覆室之瓦故云無所復加若以甍爲棟則猶當施椽覆瓦何謂無以加乎張平子西京賦云鳳騫翥於甍標謂設鳳皇於檐阿也在屋瓦之末故謂之標若棟則最上之處何謂之標乎

薛綜注謂作鳳皇以函屋上當棟中央旣

在中央尤不可謂之標矣

謝惠連雪賦云始緣甍而冒棟棟最高峻

雪不易積必甍上積滿乃冒乎棟也若甍卽是棟何旣

云甍復云棟乎下句云終開簾而入隙字林云隙壁際

孔簾非卽隙則甍非卽棟可知矣又說文云芬複屋棟

也李善注文選悉用其說夫棼字从林聲與紛相近其  
義本爲林木紛錯而屋椽布列有似於林木之棼然故  
名爲棼周官巾車云素車棼蔽鄭注棼麻布也左隱四  
年傳云猶治絲而棼之也屋椽最多複屋尤紛然錯出  
又有似於麻絲也若棟則一而已安得如林木與麻絲  
乎卽複屋重棟而上下竝在一處亦不見紛列之形也  
班固西都賦云列棼檠以布翼翼爲屋榮本說文如鳥  
之舒翼故曰  
翼又曰列曰布則棼非棟明矣且下句棟桴與棼檠對  
棟桴一物則棼檠亦一物檠爲椽本說  
文棼亦爲椽也檠  
亦作輦漢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輦中蘇林云輦椽也

重榦重棼也是棼卽椽也若以棼爲棟何得謂布翼又  
何得與棟桴對乎而京賦云增桴重棼鏐鏐列列此言  
重屋之制棟與椽皆重增亦重也鏐鏐言其高列列言其多  
也若棼爲棟則旣言增桴何又言重棼乎棼之非棟可  
無疑矣此三說者混棟于棼于椽于葢于棼而棟失其爲棟  
夫棟爲屋之最尊乃爲眾材所奪梁次于棟亦失其所  
以爲梁宮室之制亂矣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 禁祭考

說文云禁設綿蕞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  
月星辰山川也案左昭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于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于是乎禳之許君蓋據此文然周官大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示三日禴四日禔禳與禴別女祝職云掌以時  
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禴禴猶刮  
去也

禴刮聲相近  
故以刮訓之

說文云禴會福祭也

从示會聲諧謂  
聲兼會意也

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癘疫卽疾殃是禴之祭主於癘  
疫可知禳之祭主于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鄭謂  
宗當爲禳也雪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  
旱相因也第禴禳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禳告之以  
時有災變也是禴禳一類故禳癘疫亦通謂之禳也禳

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昭注云此謂二王  
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于日月星  
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  
祭禘是禘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祭祭  
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祚彌祀社稷禱祠鄭  
注天祚疫癘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  
不及社稷以臺駘爲汾神故也漢儒泥左氏之文遂不  
及社稷實爲闕略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  
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于春秋二

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

同社祭土神稷祭穀神所以祈百穀之豐稔祭山川天子并祭星辰所以祈雨暘時若亦即所以祈百穀

之豐稔曰其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義略同也

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祭社

有定時則祭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實尊于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則祭祭如

雩固因旱而祭亦有不因旱而祭其祭有定時者月令

仲夏大雩帝是也祭在仲春故雩在仲夏天子祭祭星辰以及山川大雩則祭天而日月星

辰社稷山川百神皆祀祭小而雩大也以盛暘之時待雨尤急故特大其祭也諸侯祭不得祭星辰雩亦不得

祭天蓋祭于山川而雩則社稷山川並舉亦祭小而雩大也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

鄭注云宗當爲祭此但言星而不及日月蓋天子春秋

幽禋祭星辰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是爲六宗

六宗以鄭君說爲確

此本鄭說也

故其字亦作宗總之皆星也

星爲五緯辰爲二十八宿司中司命

皆文昌星觀師箕星雨師畢星要之皆星也

不及日月者以日月已自有春

秋之祭也此有定時者也祭法又曰雩禋祭水旱也天

子雩禋日月星辰以及社稷山川無不舉祭有似于雩

故曰雩禋

知雩禋非二祭者以上文所言皆一祭此不應獨異也且雩爲旱而祭而禋非專爲水而

祭兼祭水旱則雩祭爲一祭明矣

此無定時者也祭法所言泰壇泰折

王宮夜明諸祭皆天子之禮則幽禋雩禋亦皆天子之

禮可知矣雩大于禋禋大于酺雩祭天帝而禋祭日月

星辰雩亦祭地

雲漢詩云上下奠瘞是雩亦祭地也

而禋祭社稷山川禋

分舉于春秋而雩特行于仲夏是雩大而禘小也黨正  
爲下大夫而祭禘族師爲上士而祭醑是禘大而醑小  
也禘與雩異者雩專主于求雨禘旱而祭則兼雨暘水  
旱并及疾疫也禘與醑異者醑主于人物災害而祭則  
主于雨暘水旱也禘之祭有壇鄭注黨正云禘謂雩祭  
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祭法泰壇泰折王宮夜明皆是壇則  
幽祭雩祭亦爲壇也賈逵注左傳謂禘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杜注從之孔疏云營其地立攢表攢聚也聚草木爲祭  
處此與說文設綿蕞爲營同禘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  
外爲營域其中則有壇也禘祭亦有牲鄭注大祝云造

類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雲漢詩言靡愛斯牲此  
禘用牲之確證杜注但言用幣蓋據左氏言天災有幣  
無牲也不知天災惟日月會不用牲若水旱則無不用  
牲者春秋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蓋當鼓于朝不當  
鼓于社當用牲于社不當用牲于門故書以譏之非謂  
不可用牲也左氏之言始未可據矣

### 夾室考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  
爲右房近孔搗約禮學危言戴東原考工記圖亦皆以  
左右房圖於夾室之後案公會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南

面告具于公時公在東序內宰夫立于東房南告之則  
房在序內甚明士嚳禮云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  
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賈公彥云夾皆在序外可知  
房不在夾之北也又上文云大夫立于東夾南若夾之  
後爲房是東房南卽東夾何以不言東夾而言負東房  
南面乎又士冠禮云筵于東序少北面而將冠者出房  
南面記云邇于冠于阼是筵于東序在阼階上而云冠  
者出房則房在序內矣古者房戶在房之東偏與東序  
相近此戶南向與室戶同又有面向之戶以通房于室  
所謂西南其戶也右房戶亦偏東向南而無東向  
之戶蓋左房爲婦人行禮之處故有戶以通于室否則  
必出至于堂而旋轉入室矣若右房所以藏器物故不

必有通室之戶也又左房無北壁以爲北堂右房則有北壁亦自不同故出房南面卽東

序少北之位安得謂房在夾北乎又鄉飲酒禮云尊兩

壺于房戶閒戴記以爲賓主夾之蓋主人席阼階上賓

席牖戶閒

牖而戶東乃設依之處堂之正中也

而尊設于房而戶東爲在

賓主之閒也若房在夾北則房戶之閒卽序端矣何不

言序端而言房戶閒尊與主人相直何得謂賓主夾之

乎特牲饋會禮云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以房中有內洗

上文云主婦盥于房中

在房之西北

土昏禮記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蓋在左房而北當室東北隅

故知豆籩鉶在房中之東此

言東西之節也其南北之節則與夾北相當非謂房在



夾北也李氏據此而謂夾通爲房中誤矣宮室之制中

閒前堂後室兩旁亦前堂後室以序別之

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郭注

云所以序別內外釋名云序次序也堂兩旁爲東面夾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面序案中堂之兩旁爲東面

室者可謂夾而不可謂夾室亦云夾尙書大傳云三分堂

廣以其二爲內鄭注以內爲東西序之內是中堂最廣

故其室有左右房東西堂狹故其室無左右房前堂後

室通謂之夾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筓席此以堂言也

西序東序之席皆設于堂可知西

夾之席亦必在堂而不在于室矣

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此以室言也

室中之牆謂之墉曰西墉公會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此兼堂室而言也鄭注東夾南東於堂賈疏謂立于堂下當東夾是已而解東夾北謂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不知北堂之南卽是房中安得謂東夾北乎東夾南在堂下東夾北何以在堂上乎然則東夾北者其位當在北堂之下與夾室相當也

賈疏北堂之南南字或是下字之譌

東西

夾亦謂之廂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此廟後之寢

無東西廂則序外堂室皆無非有夾室而

無前堂也是知廟之東西廂亦兼前堂後室而言矣

說文

廂廊也廊東西序也玉篇亦以廂爲東西序廂在東面序外以屬于序故通謂之序序互堂室則廂亦必兼堂室矣郭注以爲夾室前堂鄭注公會大夫禮以箱爲東夾

之前待事之處是專以夾爲室以箱爲堂

箱與廂通

失其義

矣廂之爲言相也夾于中堂正室兩旁有相輔之義故

謂之廂

其作箱者同音假借也

鄭君以爲義取相翔史記索隱以

爲形似箱篋皆非也夾又謂之个左氏昭公四年傳使

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个與夾其義同个夾與

相亦同劔脊之兩旁謂之相侯之左右謂之左右个其

義一也

明堂左右个與廟寢東西夾同

萬充宗謂東西廂在堂下其謬

較郭說尤甚公會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未言降階則箱

在堂上明矣始由不知爾雅無東西箱曰寢之爲廟後

之寢而誤解耳

卷六終

求古錄禮說卷七

臨海誠齋金 鶚

冬祀行辨

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作冬祀井班固白虎通及劉昭范曄高堂隆皆然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竊謂冬祀行者非也先王之制祭祀各有精義春與秋對戶與門亦對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故祀門戶于春秋之中五祀非每月皆祀當於四仲行之戶奇爲陽故祀于春門偶爲陰故祀于秋火旺于夏竈火也

故祀于夏水旺于冬井水也故祀于冬

本陳氏禮書

夏與冬

對故竈與井亦對若冬祀行行與竈不對也且行之于冬又何所取義乎冬屬陰而行不爲陰冬主藏而行不爲藏真不可通矣高誘注淮南子云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然中霤戶竈與門孰不在內而必以行爲在內乎況行神不必在門內行主于外當于城外祭之卽道祭也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孔疏云祭之時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駃祭酒脯祈告禮畢棄車轆之而遂行

詳祭祀差等說

其祭官

內行神之駃與城外祖祭之駃制亦不殊案聘禮云釋

幣于行此行神固在廟門外西方

注本鄭

然但釋幣而已

未嘗祭也

上文釋幣于禩云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又云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是未嘗祭也

然則釋幣于行亦必不祭矣

記云出祖釋駝祭酒脯此祖在國門外

亦本注疏

乃有祭也然則聘使初釋幣以告行神後出國門

外爲駝壇祭之祭行不于宮內明矣祭法言七祀五祀

最爲紕繆

司命大神泰厲人鬼一切混入殊爲非禮

而謂天子諸侯祀國行

次于國門之下卻可爲祀行在國外之一證也夫祀行

在國門外豈可與戶竈中雷等竝列爲五祀況行非常

祀必有遠行乃祭又豈可與戶竈等之每年常祀者等

列哉五祀之不當有行無疑矣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

活水火甚切于日用人之所賴以生皆不可以不報也  
五祀之當有井又何疑乎楊升菴云井卽行也古者入  
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  
之非有異也不知入家同井謂田如井字八家同之非  
汲水之井也若謂入家同汲一井于經無據天子諸侯  
大夫皆立五祀其宮中且有內外二井詳廟寢  
制度考安有入  
出之道乎民間卽或有同井者而名之爲行是不祭井  
而祭井閒之道殊無謂矣

禘祭考

禘祭之說紛如聚訟迄今無定論竊謂古今說禘者以

漢鄭康成爲優自王肅駁之於前宋儒排之於後而鄭說遂廢是可恨也近孔撝約惠定宇始發明鄭義孫淵如又申明之鄭學乃行然禘之大綱有二一曰禘郊之禘一曰禘祫之禘禘郊之說鄭氏大槩得之而亦不能無失至于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君不能正其失茲一以經正之夫禘者諸大祭之總名凡七祭禘郊之禘其目有五一曰園丘之禘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于園丘也

孔疏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園丘大禘大之時以黃帝配之夏后氏以下禘義亦然

司樂冬日至園丘一節注亦云此禘大祭也王肅聖證



論難之云祭法說禘無園丘之名周官園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園丘之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也鶚案鄭氏以禘爲祭天園丘帝嚳配之此說最確請列三證以明之周語周定王謂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昭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房大俎也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魯頌邁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引國語謂禘郊之事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則房烝耳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卽大禘也

此禘禘之禘

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丙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大廟禘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爲之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考魯  
之郊禘非成王所賜江慎修謂僖公始僭其說是也禘  
本行於季夏魯禘多行於孟秋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  
秋謂之大嘗七月而禘見于僖公時本非獻子爲之禘  
記似不可信抑或獻子以後始常用七月與魯頌言莊  
公之子明是僖公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是  
郊天繼而秋而載嘗必是大嘗禘可知大嘗亦謂之禘猶祭統  
以大嘗禘與郊連言也載始也謂祭在秋之始則七月

也

周正時月皆改于此亦可見

白牡駢剛犧尊大房萬舞與明堂位

所謂白牡犧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等語略同可知

即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會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為禘饋會為禘其說固泥而大禘未嘗不在其中釋文肆他歷反解骨體賈疏薦熟之時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是薦熟時無全烝也又云灌後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于神坐所謂薦腥也是薦腥時亦無全烝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郊正祭時以薦血為始其用全烝可知蓋不豚解薦腥故薦血也大饗指宗廟大禘正祭時以薦腥為始薦腥必豚解其無全烝可知是知

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一證也王制云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楚語觀射父曰禘郊

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合則其所謂禘者必

祭天也若宗廟之禘豈有用犢之禮

廟栗謂犢角二證如蘭如栗也

也

此條孔氏孫氏已引茲欲詳考故亦引之

楚語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

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剗羊擊豕夫禘郊

祗曰牲不言羊豕是特性也宗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

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性乎且以

宗廟對禘郊則禘非宗廟之禘甚明

中庸以宗廟對郊社與此正同中庸

又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彼以禘嘗與郊社對則其禘為宗廟之禘可知此以禘郊與宗廟對則其禘為園丘

之禘可知禘與郊類敘而以禘先郊禘為園丘之祭可知三

證也且禘之為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園丘祭天

是禘之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非本義也

說文

禘祭也專指宗廟之禘失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禘祭有七而圜丘

之祭爲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

篇中孫炎郭璞注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非也王肅見禘大祭與繹又祭連

文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知上文祭星曰布祭風曰

磔是類是禘師祭也既伯旣禱馬祭也伯祭馬祖房星

是天神之小者類祭上帝則大矣然告祭非正祭其禮

殺于郊不得爲大祭故繼之曰禘大祭也祭星以下皆

天神而師祭也以下三句皆用也字爲語助辭文體一

例何謂禘非祭天平至繹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曰

繹商曰彤夏曰復胙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

此說言宗廟繹

祭之禮非專指禘祫之釋則禘爲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

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禘哉況此文在釋天篇中則諸大祭自當以天爲主豈有專指宗廟而反遺祭天之理王肅之說亦甚固矣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于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豈獨園丘哉安得以無園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園丘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同故不一一言之豈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

祀大神謂園丘

南郊祭大示謂方丘北郊享大鬼謂宗廟禘祫大祭祀則總言之亦有專指宗廟者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豆蓬徽是也

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王肅之說又甚固矣且

禘嘗之禘肅謂以稷配嘗肅謂祀嘗于后稷廟以稷配之是以祖配祖

也經傳惟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后稷或謂帝

嚳之孫或謂帝嚳之子肅據大戴禮及史記以后稷爲帝嚳子以子配父

以孫配祖有是理乎配字古與妃通詩天立厥妃孔疏妃字音亦爲配某

氏曰詩云天立厥配是配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對也釋名配輩也然

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少牢饋食禮以某妃

配某氏此夫婦配享夫婦敵體也郊天之禮主以日記

以月此日月配享日月亦相對也至于以人神配享天地蓋以天地人參爲三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可以配之也虞夏殷周配天之祖皆以其有大功德足配天地不然四代之祖多矣何必以黃帝帝嚳諸人配天哉昌意在顓頊之前乃不祖昌意而祖顓頊其意可見矣舜不宗瞽而宗堯亦以瞽無功德也禘郊祖宗皆配天故連類及之夏之郊禘此必無之事卽有之亦夏之末造也本金山以人神配天地之義蓋如此若臣之於君尊卑懸絕而有大功者禘祫得與享亦不可謂之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曰從享則非配享矣魏高堂陸議功



臣配享于先王唐太宗令功臣配享廟庭配享之名起於後世非先王之禮也子之於父尊卑

亦縣絕曲禮曰父子不同席內則曰父子異宮皆所以

別尊卑也祖爲大父其尊實與父同惟祖孫同昭穆故

孫得祔於祖然祔與附通禮記大夫附于士注云附讀爲祔玉篇附訓

爲依非配合之義孟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詩云子曰有疏附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孫以卑

附尊義亦猶是且孫祔於祖非與祖配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昭祔于昭穆祔于穆祖遷而孫居其廟孫與祖不同

廟也又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隳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隳訓爲升不徒曰祔而曰升祔亦可見尊卑之異

也惡得與祖配食哉然則以子孫配祖父必無此禮而

禘爲配天無疑矣王肅又曰園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尊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乎是又不然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邵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嚳也稷契旣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

魯又有聖德故園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魯而卑稷也王肅又曰周若有魯配園丘則仲尼當稱魯者周公禘祀魯園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魯配園丘非也是又不然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魯配園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魯者以方言嚴父意

主於近者稷近而嚳遠故略嚳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  
經無帝嚳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宋楊信齋又駁鄭  
云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禘文皆在郊上蓋郊止於  
稷而禘上及乎嚳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  
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園丘以嚳配之誤矣是  
又不然祭法言配祭之人其嚳遠於稷故禘在郊上說  
固可通然國語多言禘郊皆不言配祭之人禘亦在郊  
上則何也彼謂以祖配祖雖大祭亦祭人鬼耳天神尊  
於地示地示尊於人鬼此尊卑一定之序豈可以人鬼  
先於天神哉故諸經言祭天地皆先於宗廟約舉之如

易言亨帝立廟書言郊社宗廟王制言祭天地宗廟月

令言季春獻繭給郊廟之服

月令兩言郊廟之服又禮言郊廟之薪燎凡三見禮

運言郊社祖廟祭統言魯之郊社大嘗禘仲尼燕居言

郊社嘗禘是也

惟曾子問言嘗禘郊社疑記者之誤

惠定字云孝經言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宗祭在四大祭之末尙爲

配天豈禘在四大祭之上反不得爲配天之祭哉斯言

得之矣鄭氏以禘爲圓丘之祭其說固當而注大宗伯

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帝注大司樂以爲天神主北辰

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文耀鉤元

命苞則不免於謬妄也

鄭注君爽裕于皇天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注論語皇皇后帝云

帝謂太微五帝皆謬

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

此昊天上帝之正解謂之昊天者古尙書說云元氣廣

大曰昊天是也

見大宗伯疏

有曰皇天者皇大也

本說文

天道

至大故稱皇天

古尙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非也魯頌皇皇后帝后君也若以皇爲君則是

君君君帝矣不亦贅乎蓋皇皇言其大后則尊而君之耳孔疏皇皇爲美亦非

合而言之曰昊

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

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

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爲天也一日方丘之禘大司

樂夏日至澤中方丘一節鄭注此亦禘大祭也王制云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禘郊

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魯配園丘亦當配方澤也

方澤當作方丘

此說自

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舜典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祀昊天而不言祭地中庸言郊社所以事上

帝而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魯語亦言四代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前德令哲三辰五行九州山澤非是不在祀典夫地與天對其尊至矣反不得如社稷山川等之爲典祀乎茲何以不言也是知祭地之禮卽在禘郊中也孰謂祭地非禘乎鄭氏以方丘之祭爲禘卓識自超千古但謂方丘地示主崑崙北郊則祭神州地示抑又非矣地與天對謂之祭地必是普天下全載之地方丘北郊地示不當有異也天子有王社大社王社祭畿內土神大社祭中國九州土神則北郊必祭全載之地矣若方丘北郊已分爲二則



大社何以別於北郊乎社有大小地無大小大社王社有別方丘北郊不宜有別也其別爲二祭者以配祭之人別之非以地示別之也至於崑崙神州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亦是緯書更爲謬矣此亦鄭氏之失也

括地

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又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不知大地渾圓如球中土居赤道之北是天地非有傾缺中國亦非在東南隅也彼以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于東南海故爲此說豈知南極隱見無定中國所濱之東南海非大地盡于此也海之東南又有地矣中國九州豈果僻處大地之東南隅哉

曰南郊之禘褫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  
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  
威仰赤則赤燠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  
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配靈威仰也案鄭氏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又以郊與圜  
丘分爲二祭其說最確荀子云王者天太祖董子云天  
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矣郊特  
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卽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注脚又是禘卽郊之確證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

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萬物本乎天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腳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郊之證也人受氣於父母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然以天地爲父母其報本猶近若自父母而推其所由始以至于遠祖又自遠祖而上推之直至于開闢之初則天地實人之始祖矣

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

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說最明

天又何疑乎王肅難鄭云鄭玄旣以祭法禘嘗爲配圖

丘之祀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圓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然安知非圓丘之禘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

經文本泛言此舉后稷爲例耳

大祖亦有廟而得

配享于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于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嘗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

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譽譽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遠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其亦考之不詳矣又云郊卽圜丘所在言之謂之郊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冬至祭天于圜

丘知園丘與郊一也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  
園丘之文是郊卽園丘也是又不然爾雅釋丘云非人  
爲之丘郭注地自然生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鄭注謂冬至祭天在園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  
澤之中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鄭注天高因高者以  
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據此園丘非人所築之壇甚  
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此南郊之祭壇之言坦  
也壇之界域謂之兆亦作兆郊特牲兆于南郊說文云兆畔也爲四  
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夫壇爲坦時  
爲基址其卑可知四尺其餘可知安得謂之丘耶且周

禮不徒言圓丘而言地上之圓丘不徒曰方丘而言澤中之方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丘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又泰壇必在南郊近城正南泰折必在北郊近城正北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若圓丘方丘取象天地非人所爲則無定處但在南北二方不必正南正北亦不必在近郊孔沖遠謂圓丘亦在國南疏謂取丘之自然無問東西南北皆可則非于陰陽之義矣苟必于近郊求之安得有方圓之自然者乎由此言之郊壇與圓丘顯然不同地矣況圓丘祭以冬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

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  
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  
與園丘不同月也園丘既用冬至則不卜日而郊必  
卜日郊特牲言卜郊甚詳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大神謂郊天云亦  
如之則必卜日可知郊特牲言周郊用辛日若冬至日  
豈必辛乎郊非園丘明矣肅謂周郊于建子之月迎冬  
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  
於冬至之月不用冬至之日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



日至園丘爲一祭然周禮明言冬至日至確是冬至之日  
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日或兼夏至日易復云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在冬至一日若以  
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  
月朔巡狩未聞是月不省方也然則周禮冬至日至不得  
謂冬至之月可知矣且郊在冬至之月又必用辛日其  
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  
之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凡郊卜上辛不吉卜中辛又不  
吉卜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  
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不

郊是廢大典也用丑月上辛則非冬至之月也先冬至  
辛日陽氣未生不可郊也降神與正祭作兩次行之或  
相距十日禮所必無也此皆不可通者也然則郊之用  
辛周之始郊日以至者果何說邪逸周書世俘解云時  
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  
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  
律曆志武成篇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與逸周書同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  
時武王故於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  
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也說者皆以至爲冬至誤矣至于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南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尙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此鄭氏之說

郊特牲注

至當

不易而郊非園丘更可知矣周頌序曰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也鄭無注孔疏謂南北郊竊疑南北郊固歌此  
詩而園丘方丘亦用之蓋禘郊通稱也周禮言祀昊天  
鄭皆指園丘之祭此詩首言昊天豈非園丘樂歌乎詩  
言天而不言地地該於天也序言郊而不言園丘園丘  
通於郊也安得謂周頌無園丘樂歌乎后稷配天有頌  
而帝嚳配天無頌者稷爲周之大祖稷親而嚳疏也豈  
可以嚳配園丘無文遂斷爲郊卽園丘哉肅又謂子月  
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  
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而兼祈

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

郊專以祈穀非也

萬充宗謂郊惟日至一祭祈穀禮不名郊說亦非

鄭氏謂郊

非園丘固勝於王而謂園丘祭北辰耀魄寶南郊則祭

感生帝夏祭白招拒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殊爲誕

妄考其所本皆出緯書

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苞亦云夏白帝之

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靈威仰汁光紀等名皆春秋緯文耀鉤文

緯書爲五經稂莠

而鄭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夫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

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時一方

是五行之精爲天之佐猶四嶽之於地三公之於王耳

豈可謂五帝卽天平周禮掌次上言大旅上帝下言祀

五帝與朝日連文司服上言祀昊天上帝下言祀五帝

大宰上言祀五帝下言祀大神亦別而言之則知五帝與天顯然有別

祀五帝與朝日同張大次小次而與大旅上帝張瓊案

設皇邸不同五帝之卑於天可知小宗伯云兆五帝于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嶽瀆等四類謂日月等

是五帝之尊與日月嶽瀆大略相準故掌次與朝日同

其儀也又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上帝別言于天之

下明非天帝鄭注以為五帝是也大宗伯言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與四

望對鄭注以為五帝亦是職金旅上帝獨言上帝當是昊天鄭必以為五帝非也肆師云類造上帝豈非天乎月令以其皇天上帝注以上帝為五帝王制類于上帝禮器饗帝于郊悉以為五帝雜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

上帝皆以爲靈威仰並非旅上帝與旅四望對言則五帝與四望略

相等可知而其卑於天益明矣會謂王者感生于五帝而郊祀大祭以五帝主之乎周爲蒼帝之子殊無所據

靈威仰等名又甚怪僻董仲舒劉向馬融輩皆言周人

祀昊天于郊未有言祀靈威仰者也王肅難之當矣鄭氏

又以五帝與天爲六天夫天一而已矣豈有六邪其說亦謬孫淵如謂商頌序云長

發大禘也鄭箋謂郊祭天而詩有帝立子生商之文此

感生帝之證不知帝立子生商承有娥方將之下蓋言

有娥之國方大天立其子爲高辛氏之世妃鄭氏謂稷契非魯子

以簡狄爲高辛氏世妃因以生契也豈謂黑帝生契乎毛傳有娥



契母也契生商也文義雖未協要無黑帝生契之說鄭箋乃云帝黑帝也有娥氏女簡狄吞鳧卵而生契大非經旨吞卵之說甚爲誕妄歐陽公會力辨之而朱子詩傳仍取鄭說以解天命玄鳥二句致後學迷惑是可憾矣淵如又謂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五帝若無靈威仰等號何以辨之不知月令太皞等名卽五帝之號也何謂無號可辨耶鄭注月令以太皞等爲五人帝其說亦誤太皞等爲五帝之號自古有之伏羲等五人帝以五行之德代王後人因以配五帝而以五帝之號稱之耳非五帝本無號也月令言五時生育之主自當以五天

帝言之不宜以五人帝言之也鄭氏又以五帝爲大微  
五帝考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皆言太微宮內五星五帝  
座是大微五帝乃星名也豈可以星爲帝哉且五帝分  
主五行當各居其方必不聚于一處如五帝座之在太  
微垣也五帝座星名非古始起於甘石諸家彼以天有  
五帝爲大帝之佐故於太微垣取五星爲五帝在紫微  
天皇大帝之前今所謂句陳大星當是天皇大帝亦曰  
大乙此處正當北極卽論語北辰步天  
歌乃取一小星爲天皇大帝又  
別有太乙又別有帝星非也明其輔佐大帝非謂五  
帝之神皆在是也鄭謂祭大微五帝誤矣一曰北郊之  
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禘爲

郊董子謂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是祖所自出兼地而言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是以其祖配亦兼配地而言可知北郊亦禘也鄭氏以北郊與方丘爲二祭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詳上南郊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

如之大元謂祭地則北郊必卜日可知北郊非方丘明矣又以周禮考之

大宗伯以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是玉不同也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黃犢祭法謂瘞

埋于泰折用駢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函鍾爲宮太蕪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而其上文云奏太蕪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故  
鄭以黃琮黃犢函鍾等爲方丘所用以兩圭有邸駢犢  
奏太蕪爲北郊所用其說自確安得并方丘北郊爲一  
乎但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祇與方丘祭崑崙地祇不  
同則亦失之詳上方丘北郊之時經無明文注疏有二說或  
謂在建寅之月或謂在建申之月竊謂方丘在午月與  
圜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  
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

吉而用下季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耶若  
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于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  
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  
于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  
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  
其證也一曰明堂之禘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禘郊之下鄭注謂祖  
宗在明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  
堂以文王武王配之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也祖宗通言爾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

可稱大祖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之大廟也  
左傳引周書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明堂祖廟  
也然則明堂可通稱大祖矣又明堂亦稱清廟大戴禮  
云明堂茅屋左氏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可知清廟卽  
明堂也古之宗廟未聞有茅屋其爲明堂明矣穎容云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云取其  
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  
則曰明堂是漢儒以清廟爲明堂也月令明堂四面正  
室皆稱大廟其外環以水上飾以茅此清廟所由名旣  
可稱清廟豈不可稱大祖况祖宗之祭行于明堂而明

堂之制又與大廟同其廣大

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

其稱大祖宜

矣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雒邑有明堂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卽明堂位所謂朝諸侯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卽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于此也清廟祀文王于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

卽祖宗之祭可知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

王齊禘于清廟明堂此明堂有禘之證也

雜詩箋云禘大祖也大祖

謂文王案周之禘當在后稷之廟不當在文王之廟此大祖非明堂故不引爲證

祭法言周人

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  
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  
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  
文王而言之也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祭其見卓矣王  
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  
皆從之然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則舜之宗廟  
固當祀其先人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爲窮蟬之父有



功德有虞氏所宜宗也乃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  
考安得祀之于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竝列哉鄭注

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

此亦

大祖卽明堂  
之一確證

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

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爲舜之四  
親故祀之于宗廟帝嚳與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  
之于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竝列也幕爲舜  
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言四代報  
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  
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

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般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般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哉

鄭氏詩箋以大祖爲文王是文

王與后覆竝稱大祖有是理乎觀此可知其謬矣

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

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

明堂乃以祖宗二人竝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竝配况禘郊祀之于壇

其禮主于尊故其神稱天

本孝經

配者宜少明堂祀之于

屋其禮主于親故其神稱帝

帝者諦也諦有觀意

配者宜多尊之

則遠故以遠祖配之親之則近故以近祖配之配以遠祖故其祭在先配以近祖故其祭在後獨是明堂祭以

季秋

月令季秋大饗帝鄉注以爲饗于明堂

其義有難明者間嘗思之子

寅戌皆陽月也祭天必于陽月子爲十二辰之始寅爲四時之始禘郊所以反始故以此二月祭之郊又以祈穀故于孟春萬物萌動之時季秋百穀皆成于此大饗

帝蓋所以報也社稷春祈秋報其義一也王者統緒創

于遠祖成于近祖如周之文武王業所由成也故于萬

物告成之時祭之

朱子謂人生成于父故于季秋成物時祭之不知明堂宗祀數十世不易

豈皆其父乎

后稷爲始封之祖故于春之始祭之帝嚳又后

稷所始故于陽之始祭之此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文武

之配明堂皆爲配大孝經上言嚴父配天下言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卽天也但有親之之意故

變文言帝耳又天與帝亦通稱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則后稷亦可言配上帝矣易曰先王以作樂崇

德般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祖配謂南郊配天考配謂明

堂配天統而言之曰上帝又可知天帝無異矣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詩言惟天其右之可知明堂饗帝是祭天也鄭氏謂明堂祭五帝而不祭昊天其說殊謬但據孝經緯謂文王爲五帝之宗而爲此說耳竊思明堂有五室以象五行當有五帝神位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明堂法太微其有五帝之位宜矣季秋大饗上帝則以五帝配之猶南郊祭天以日月配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日月稍尊于五帝故日月配郊以五帝配明堂也明堂雖亦祭及五帝然非祭之主陳氏禮書馬貴與文獻通

考皆謂明堂祭五帝當兼祭昊天上帝其說固優于鄭氏而以五帝爲祭之主則亦失之至于文王之配享配上帝非配五帝蓋與五帝同配天猶南郊后稷與日月同配天也鄭謂文王配五帝謬矣又謂武王配五神其說更謬祭法言宗武王卽孝經之宗祀其與文王並配上帝可知句芒等五神爲五帝之佐重該脩熙等所配會者其卑可知以武王配之是卑武王也必不然矣明堂旣無專祭五帝之禮則專祭五帝當在何處竊疑其在南郊也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五帝之祀不在明堂而在郊矣五時迎氣各于其方祀之至于合祭五

帝則必在兩郊蓋五帝亦天神祭天必就陽位也五時  
迎氣各祭其帝卽在迎氣之日不必卜日也而大宰祀  
五帝則前期十日而卜日迎夏迎秋不可服裘也而司  
服祀五帝則服大裘是知周禮所謂祀五帝者合祀五  
帝也合祀五帝當在何時竊疑其在周正季冬之月也  
大輅合祭羣神在于歲終則合祭五帝亦宜在歲終矣  
周之季冬夏正之孟冬也五時已備百穀畢登自可合  
祭五帝以報五行生育之功若夏正季秋冬時猶未至  
安得合祭五帝乎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祀五帝必  
服大裘與此時正合若季秋豈可服裘乎鄭謂合祭五

帝在季秋非也又謂己月大雩合祭五帝豈夏月可服

大裘乎

大雩在午月鄭說非也詳龍見而雩解

大雩亦祭天非祭五帝

雩

亦在南郊但與祭天泰壇及合祭五帝壇皆當別處

鄭謂雩祭五帝亦非也禘祫

之禘其目有二一曰宗廟吉禘古者天子三年饗畢新

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之廟謂之

吉禘卽所謂終王之祭也汲郡古文云康王三年吉禘

于先王其證也諸侯謂之大禘春秋文公二年秋八月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

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此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其名



異而其儀亦不同耳魯僭行大禘始于僖公而僭稱吉禘則始于閔公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吉禘必于大祖而于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其不僭用天子之禮樂亦可知矣然則吉禘云者特僭稱其名耳左氏襄公十六年傳云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僭稱吉禘之名未嘗行天子禘禮也吉禘祇有一祭諸侯終啜大禘亦然商頌序云玄扈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禘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鄭

氏此箋兩禘夾一禘比年行大禮于經無據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之前未有禘也鄭乃云四月禘此何據乎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以爲大禘大禘之後未有禘也鄭乃云三年禘又何據乎又謂禘于其廟

熊氏云三年除喪特禘新外者于廟

是不合會于大祖也可謂之禘乎禘

爲大祭之名豈有特祭一廟之主而可謂禘乎新主初入廟與羣神會故爲合會大祭以相接若特祭新主于義何取乎吉禘于莊公未可以吉而吉祭喪未畢也不可稱禘而稱禘不于大廟合祭而特祭于其廟此魯之失禮者豈可謂周禮亦如是乎鄭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以特

禘于其廟爲三代王者之禮誤矣王制孔疏謂禘祭在練時然殷練而祫周卒哭而祫其祭謂之祫不謂之禘練時喪未畢而可稱吉禘乎抑亦誤矣大禘必于夏吉禘則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行于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言魯之禘或行于秋謂之大嘗則天子吉禘行于秋亦稱大嘗可知矣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功臣從享必是大禘非時禘大禘即禘而行于冬必是吉禘此吉禘稱大烝之證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祫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此禘謂吉禘曰烝嘗禘于廟則夏秋冬三時皆有吉禘  
惟春無吉禘可知矣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不全舉四  
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謂新  
主祔廟孫依乎祖祖與羣廟之主皆未遷新外者但有  
主而無廟先儒謂禘後反主于寢非也萬充宗辨之詳矣練祥禫等皆特祀于  
主至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  
所謂烝嘗禘于廟也杜注謂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  
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大禘乃皆同于吉不知喪三  
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則宗廟時祭不  
衍矣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皆以新外者言之乃謂

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上下文義皆不順矣黃黎洲  
駁杜注之誤而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于廟中  
亦不及新歿者其說亦非總不明喪三年不祭之義耳  
一曰宗廟大禘先儒禘祫之說紛紛不一有謂禘祫一  
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  
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明杜預說後漢書注歐陽  
禮樂志是也有謂祫則合會大廟禘則各于其廟者鄭  
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  
主皆在始祖廟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  
之廟文武以下遷主穆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主祭于武

王之廟又祭親廟四者王制疏引鄭氏說也有謂禘止祭毀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注也有謂禘兼毀廟及羣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禘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注也有謂禘小禘大者鄭氏也有謂禘大禘小者王肅孔晁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禘則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大廟者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也至論禘禘之年月有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許叔重鄭氏大宗伯注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者鄭氏王制注商頌箋也有謂五

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禘  
三年大祭者杜預春秋注也有謂禘則三年祫則五年  
者楊士助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公羊疏  
杜佑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  
也有謂禘祫每歲行之者張子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  
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孟夏祫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  
禘以春祫以秋者毛氏魯頌傳也有謂禘以四月祫以  
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通典也案  
經典皆言禘而不言祫王制言祫禘祫管祫烝曾子問  
祫祭于祖指時祫言是諸經無大祫之祭也惟公羊傳

有大禘之說然非天子之祭禮也且諸經未有禘祫對

言者

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

會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祫以饋會爲禘此皆注家妄說經無明文也禘祫不對言其非

二祭明矣諸家以禘祫爲二大祭者妄也劉賈謂一祭

二名其說視諸家爲優然猶未當也蓋天子有大禘而

無大禘諸侯有大禘而無大禘

時祫天子諸侯皆有之時祫異于大禘者時祫

惟合羣廟之主大禘則兼及毀廟之主又功臣從享也

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

公于大廟下云天子之祭也是諸侯不得有禘也春秋

書禘著魯之僭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本是禘而公

羊釋之曰大事者大禘也所以正其名也可知諸侯無



大禘而當有大禘矣然則天子之大禘不名爲禘諸侯  
之大禘不名爲禘劉賈謂一祭二名是天子禘亦可稱  
爲禘諸侯禘亦可稱爲禘也豈其然乎王十朋禘論  
謂禘者總名禘者禘中之一事猶之薦與裸也果爾是  
禘不得爲祭名諸侯無大禘矣公羊大禘之說何以解  
之彼乃謂公羊援禮緯以釋經証之甚矣萬充宗謂夏  
禘大禘專于天子是以天子之大祭與諸侯同名亦非  
也二子俱以禘禘爲一事自是卓識惜不能分別天子  
諸侯之祭名又皆以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知宗  
廟之禘未有禘所自出者也周頌序云維禘太祖也是

禘必于大祖之廟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功臣皆從享所以爲大祭先儒或謂禘于羣廟或謂止禘毀廟或謂禘但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如此何以爲大祭乎鄭氏昭穆分祭之說尤爲謬妄至行禘之年自古無確論鶚竊謂禘祭閒歲一行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又云未卜禘不視學視學卽考校可知禘祭閒歲一行也王制云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周禮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此云禘禘嘗烝者蓋不行禘之年曰祠禴嘗烝行禘之年曰禘禘嘗烝也大禘不在時祭之外夏行禘則不禴矣禘行于夏故夏祭卽名禘而移禘于

春禘卽禴也此又禘閒歲一行之證也吉禘或在禘君

二年或在三年魯之吉禘多在二年閔二年文二年皆

有吉禘也吉禘在二年則大禘在四六八十等年故僖

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吉禘可知宣八年有事

于大廟亦是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文二

年躋僖公是吉禘可知定八年從祀先公亦是禘昭公

十五年左氏以爲禘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非禘年而稱禘杜預釋例以爲用禘禮也此又一證

也四親廟二祧皆四時祭則二祧以上諸祖當歲一祭

然旣爲毀廟之主其親已盡其世已遠甚至有數十世

者酌爲中制閒歲一祭可也時祭與月祭不相遠閒歲

祭與時祭亦不相遠若三年一祭則遠矣五年一祭則

尤遠矣若謂每歲一祭與時祭連月或同月是太數也禘而不禴是四時祭缺其一也毛詩周禮爾雅諸書何以有祠禴嘗烝之名乎萬充宗謂天保詩作于文武時文王恪守臣制武王典禮未遑所云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也然雅頌之興皆在成王之世詩言于公先王是大王王季皆已追王不在文武時明矣豈得以禴祠烝嘗爲諸侯之禮乎況周禮明天子之制亦曰禴祠嘗烝也萬氏又引中庸禘嘗之義證禘爲時祭不知上文春秋脩其祖廟二節已言時祭此節別言郊社禘嘗以爲明其義治國如示諸掌可知禘嘗非時祭也禘是大禘

行于夏者嘗是吉禘行于秋者皆宗廟大祭也祭統以  
大嘗禘與郊社同爲重祭此亦以禘嘗與郊社對其爲  
重祭可知不言大省文也凡經典嘗禘與郊社對言者  
皆大祭也禘非時祭卻卽于時祭而大其禮故必閒歲  
一行乃得有四時之常祭也且學記言未射禘不視學  
游其志也游其志是寬緩之意禘在孟夏若每歲一行  
則是土之正月入學者四月卽視學考校何以游其志  
乎然則閒歲一禘無疑矣又高堂隆及通典亦有閒歲  
奇偶之說其說勝於諸家然言禘不言禘通典又以爲  
此虞夏殷之禮亦非也匡衡告謝毀廟云天子閒歲而

禘萬氏宗通典之說謂禘以午月姝不思時祭皆以孟

月

詳宗廟祭祀時月考

禘卽行于時祭則必在孟夏巳月明堂位

言季夏六月禘祭以爲此天子之禮周之季夏夏正孟

夏也凡謂禘行于午月者皆非也天子本無禘諸凡論

禘之月者可不辨其非矣諸侯大禘亦與天子同年

月但其禮殺不得稱禘則其四時祭之名止有祠禴嘗

烝而無禘禘嘗烝矣禘卽行于時祭故天子時祭之名

可稱祠禴嘗烝亦可稱禘禘嘗烝王制祭義所謂春禘

夏禘者非必在行禘之年也亦祠禴之通稱耳然究非

正稱故諸書言四時之祭皆言祠禴嘗烝也禘之可考

者其詳蓋如此

四類四望考

四類四望之祭經典未詳然皆可考而知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謂日月星

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以氣爲類者

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

爲之位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所望而祭者四類設壇之

所鄭氏謂兆日于東郊月與風師于西郊司中司命于南郊兩師于北郊此不言星辰之兆兩師不從日而以風師從月南郊有司中司命而北郊止兩師其說未當案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

古風 師雨師是天神以日月星辰爲尊日月尤尊于星

辰則日月當特爲一壇風師不當與月竝列也星爲五

星從日爲陽辰爲二十八宿從月爲陰詳星辰解南爲陽位

星當兆于南郊北爲陰位辰當兆于北郊此日月星辰

爲四類之主其兆各居正位司中司命列于南郊星壇

兩旁風師雨師列于北郊辰壇兩旁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當是天神非

星也鄭注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五第四星以風師爲箕雨師爲畢然星名多始于甘石文昌之司中司命始

因周禮而名之古未必然也三台亦有司中司命安必其爲文昌箕畢雖好風雨而風雨豈盡箕畢所司且辰

卽二十八宿箕畢已在其中又何必別視之乎箕如此畢孰非風師雨師無妨以風師雨師與辰竝列矣

各得相稱風師雨師亦得以類相從矣司中主人之性



司命主人之形性屬陽形屬陰風爲天地陽氣雨爲天地陰氣則司中風師當位于東司命雨師當位于西也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鎮五嶽

崩

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華嶽岱衡恆爲五嶽會稽沂山

醫無閭霍山爲四鎮

是四鎮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

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

東岱西華南衡北恆

中嶽當兆

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示以北方爲尊

也五帝兆于四郊中央黃帝當兆于南郊以火土相生又天神以南方爲尊也義與此同黃帝炎帝當各爲一壇謂同周以嶽山爲中嶽詳五嶽考在雍州則其兆當居

恆山之西況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爲青州之鎮當兆于東會稽爲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爲冀州之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爲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爲江西爲河南爲淮北爲濟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北河于西北淮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爲百川之王尊于四瀆當別爲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爲大也鄉飲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

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

河爲原海爲委觀此益知河當位于

而海當位于東矣

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

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爲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山高配天爲陽水下就地爲陰又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則南北郊之兆四鎮宜在西四瀆宜在東東西郊之兆四鎮宜在北四瀆宜在南也至于祭祀之時先儒皆未明言今考四類卽是六宗

六宗之說紛如聚訟

惟鄭注尙書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說爲長近全謝山并不取鄭說以爲歲時日月星辰似乎該括

然歲之祭未見于經傳蓋歲者天之所生故古無太歲之祭也

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此告祭類帝繼以禋宗則知郊天正祭後亦必

禋宗日月已配享于天

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六宗但

自星辰以下而四類有日月者非郊天之時則日月當

與星辰同祭且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位于東西郊

自當在四類之中矣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

德祀四郊涼風至在申月報地德當是北郊祭地

詳禘祭考

祀四郊當是四望夫四望爲地之屬四類爲天之屬祭

地而及四望則祭天而及四類可知四類之祭當在建

寅之月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可知其每年郊天之後繼以三望也蓋魯

但僭祭天而未僭行四類

魯雖僭禮亦有不盡僭者天子有四望魯但行三望未嘗

僭也其無四類可知故四類之祭絕不見于春秋經傳也

故以三望擬四類而行于

郊後然則天子南郊後必行四類明矣此時類祭雖不

及日月然日月旣得配于天又有春秋分大祭特祭與

南北郊相擬固自極其尊崇也朝日夕月亦當名爲類

此時但祭日月而不及星辰等神與孟春但祭星辰等

神而不及日月適相當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

當爲禋黨正云春秋祭禋天子禋祭四類四望所謂春

秋其孟春孟秋與至于徧祭日月星辰諸神則在夏正

孟冬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  
天宗日月星也孔疏云六宗在類帝之後故無日月月  
令無祭天之文則六宗自得日月賈逵以爲天宗日  
月星鄭蓋用此說也然旣曰天宗則六宗皆當在內虛  
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自是卓識但當增以日  
月耳風師雨師最係年之豐凶祈年安得遺之乎四望  
之祭旣行于申月北郊之後又行于夏正孟冬月令季  
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此山川通嶽瀆言之下云及帝  
之大臣天之神祇可知此山川是嶽瀆也祀而曰畢是  
以歲終畢之若周正歲終爲亥月是夏正孟冬也然則

周之四望又行于夏正孟冬明矣是月先祭四類次祭四望然後行蜡臘之祭此歲終徧祀羣神之義也又午月大雩帝亦當祀四類四望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山川亦通嶽瀆言之雩以求雨嶽瀆之出雲降雨爲最大也旣祀四望亦必祀四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固祈雨之所宜祭者也左氏謂

祭祭日月星辰

詳祭祭考

祭之義與雩通也雩及四類四望

明矣王者歲祭天地有三故四類四望亦有三也

日月歲止

三祭崔氏謂祭日月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于東祭月于西非也迎氣各祭其方之帝不必祭日月又崔氏不數大雩之祭而數南郊之主配日月不知此祭天而以日月配非祭日月也又謂大蜡時合祭日月日子壇

實柴月于坎瘞埋不知祈年天宗在大嶧前非大嶧時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月何得瘞埋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坎亦是壇祭必實柴非瘞于坎也日月合祭亦未必然祭之牲皆當用犢皇氏謂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非也 四類亦可謂天神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

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下文祭地亦又別出祀四望此不別言故

知其兼之也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

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亦可謂四方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此四方在山川之

上次于天地當有嶽瀆之神非四方百物也大宗伯以

方百物在山林川澤之下可知是四方小神曲禮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



卽四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  
 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星寒暑等連言知  
 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  
 中之方丘也四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然亦四瀆則然  
 若嶽鎮之崇高不當爲坎矣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  
 坎亦以月爲陰象恆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  
 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  
 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蟠時之祭非也四望  
 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  
 大裘冕十二章鄭氏謂大裘冕無文非也詳冕服考日月與五帝同爲昊

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衮冕月旣降于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于月始服鸞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詳祭說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知矣其可考者有如此

卷七終